



從《無聲息的歌唱》析論星雲的 文學表現和佛教革新觀點*

陳明彪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UTAR)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一九五三年七月，星雲著作的《無聲息的歌唱》出版，此書昭示了日後星雲以文學的方式弘傳佛法的開端，亦是其「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理念及精神的展現。

《無聲息的歌唱》乃星雲二十三歲時，在苗栗法雲寺守護山林、阻止盜獵時，在草棚草堆旁寫就。書中將佛教中的十八種佛門的法器，如：大鐘、木魚等，以及兩種非法器即籤筒和紙箔，將其擬人化，以代物自言的方式，用散文的體裁呈現。各篇介紹了器物的形狀、來歷、材料、功用、類別等。各篇發揮想象力，對大部份佛教中的法器以平易近人的方式簡介，此書「可說是台灣佛教最早的現代文學作品」。此外，書中內容實反映了當時佛教界的

* 本文在寫作及修訂時因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以致無法至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僅能參照佛光山全球資訊網的《星雲大師全集》，<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1ist> 來論述，因緣特殊，特此致謝，感恩！《星雲大師全集》共三六五冊，三千餘萬字，內容共分十二大類，依序為：第一類經義、第二類人間佛教論叢、第三類教科書、第四類講演集、第五類文叢、第六類傳記、第七類書信、第八類日記、第九類佛光山系列、第十類佛光山行事圖影、第十一類書法、第十二類附錄等。《星雲大師全集》大部份內容可在網上查閱，但有些書籍的內容無法查閱，只標示「本書簡介」、「內容詳見《星雲大師全集》紙本圖書」。



諸多問題，除斥法器之濫用外，此書還寄托了星雲欲改革當時佛教陋習，中興佛教，讓更多人了解佛法、信仰佛教的心願。

緣此，故本文除探討星雲的文學因緣、文學敘述手法等外，亦探討書中所顯現的臺灣佛教的問題，星雲改革佛教的呼籲。

關鍵字：星雲、《無聲息的歌唱》、佛教法器、文學表現、佛教革新



An Analysis on Hsing Yun's Literary Expression and Buddhist Innovative Views Reflected from *Singing in Silence.*

Tan Beng Piou

Abstract

Hsing Yun published the book *Singing in Silence* in July 1953, it manifested the Hsing Yun started to carry forward teaching of Buddhism by using literature as his medium. This also revealed his idea of "Literature is the wing of Buddhism while Buddhism is the core of literature."

Hsing Yun was only 23 years old while he wrote the book *Singing in Silence*. He was guarding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and preventing poaching at Fayun Temple in Miaoli at that time. The book anthropomorphizes eighteen Buddhist artifacts in Buddhism, such as big bells, wooden fish, etc., as well as two non-Buddhist artifacts, i.e., sticks and paper foils, and uses prose genres as a way for them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Each article introduced the shape, origin, material, function and category of the Buddhist artifacts. He used his imaginations to introduce most of the Buddhist artifacts in an approachable way, in this way, this book can be known as "the earliest modern literary work of Taiwanese Buddhism." The book content reflected the Buddhists' problem of that time, such as abusing of dharma instruments. Hsing Yun pinned his hope to reform those bad practice in



Buddhism and to promote Buddhism that more people could understand and believe in Buddhism in this book.

Thus, this article not only investigates literary origins, the literary narratives of Hsing Yu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aiwan Buddhism problem that had been revealed in the book and also Hsing Yun's appealed of reforming Taiwan Buddhism.

keywords : Hsing Yun, Singing in Silence, Buddhist artifacts, Literary Expression, Buddhism Innovation Views.



一、前言

佛教弘揚的途徑眾多，或拈花微笑，或當頭棒喝，此八萬四千法門當中，必有一種適合求法者的需求，而以文學弘揚佛法即為自古以來的其中一種方式，因文學能對深奧的佛理予以親近平易的轉化和說明，故歷代高僧大德屢以偈、頌、詩、詞等闡說佛理，以令人易於接受佛法，而不對之畏難生懼。¹

星雲亦採取文學弘揚佛教的途徑，其自幼嗜好文學，自十二歲出家後，對於佛學的領會有部份與文學途徑相關。其讀佛經就有如讀文學作品一般，除了解其中的佛法和義理外，還以文學的方式親近之。在他的一生中，早年即閱讀不斷，創作不輟，屢藉文學著作去弘揚佛法，讓文學和佛學交相輝映，二者蔚成大觀，此二者的交融並現可謂是他顯著的佛學特色之一。

星雲初到臺灣時，以託物自語的方式創作二十篇文章，用白話書寫十八種佛門的法器法物和兩種非法器法物，每一種各寫一篇，故總共二十篇。1953年7月，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星雲的《無聲息的歌唱》²。此書乃將他之前創作的〈大鐘〉至〈寶塔〉各篇結集出版。在這本早年著作中，實已昭示了他日後以文學的方式弘傳佛法的開端，亦為其「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³的理念及精神的展現。《無聲息的歌唱》的內容淺近、寄托遠大，在臺灣的佛教文學上「可說是台灣佛教最早的現代文學作品」⁴，其書寫的方式前所未見，此書在佛教文學上自有其獨特的地位。

¹ 歷代高僧大德以文學解說佛理，相關著作很多，可詳參《星雲大師全集》，佛光教科書第十二冊《佛教作品選錄》及佛教叢書24《藝文》(1)、佛教叢書25《藝文》(2)、佛教叢書26《藝文》(3)。

² 《無聲息的歌唱》現收入在《星雲大師全集》第五類文叢中，以下所引此書的內容皆錄自星雲：《星雲大師全集》，<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3>。此版本和最早刊登於《覺生》、《菩提樹》中的各篇，其最大不同處在於新版各篇於文末皆有篇中佛學詞匯的解釋。

³ 《星雲大師全集·全集介紹》，<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intro/intro>。

⁴ 《無聲息的歌唱·編者序》，<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4>。



書中反映的佛學觀點亦令人感佩，蓋此書不是平面的書寫和介紹器物而已，而是托物言志，藉之批判當時佛教之弊，寄語佛教革新之意，可謂回應了時代的要求，也有未來的展望。以下本文就從文學和佛學的角度去探究其相關內容。

二、文學表現

在論述《無聲息的歌唱》中的文學表現時，以下將先探討星雲和文學結下的因緣，接著剖析他的文學創作理念，進而探究《無聲息的歌唱》的著述背景和書中對法器的敘述，最後是舉隅說明書中的文學表現。

(一) 文學因緣⁵

星雲一生文學因緣不斷且深厚，為與論題相關故以下述其文學因緣自幼年始，至 1953 年 7 月止，即以《無聲息的歌唱》出版的時間為斷限。

星雲自幼即喜好文學，也一路閱讀數量龐大的文學著作，這樣的閱讀在長年累月中逐漸發酵轉化為他寫作的能量。星雲一邊閱讀，一邊寫作，二者雙線並進、雙軌並行，互濟相成。簡言之，大量的閱讀開啟了他對文學的領略，不斷的寫作展現出文學對他的化育。

幼年時，星雲陪伴母親，唸俚語小書七字段，如梁山伯與祝英台、陳世美休妻等，這是文學的種子開始在他的生命中發芽。1938 年，十二歲的星雲在棲霞山寺出家。棲霞山寺的課程如「如來藏」、《因明論》等義理深奧，少年星雲讀之不甚了

5 此處所論乃參閱自《百年佛緣 5·文教篇 (1)》，〈我與文學的關係〉，<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440>；《百年佛緣 6·文教篇 (2)》，〈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們〉，<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449>；《貧僧有話要說 2·我的自學過程》，<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105>；《貧僧有話要說 2·我寫作的因緣》，<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108>，綜合各文而成。



解，故其自然傾向於較易懂的文學小說，且從中感到趣味盎然。《七俠五義》、《封神榜》、《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偷偷閱讀的小說，對他後來的寫作有莫大的助益。⁶ 十餘歲時，讀黃智海的《阿彌陀經白話解》、《慈航法師演講集》因看懂而歡喜不已，《海潮音》、《中流月刊》中的好道理，他就筆記下來。五四新文學大師如魯迅、巴金、老舍等的作品亦加以閱讀。至如《世說新語》、《古文觀止》亦精讀熟讀。由此可見，他年少時因對於文學有巨大的興趣，故花了許多時間閱讀他手上所能找得到的書籍。就佛經言，他亦以文學的角度去閱讀，並提及了讀佛經時特殊的文學感受：讀《維摩詰經》時，感覺如新詩般優美；讀《華嚴經》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情節重疊，感覺意境非凡；讀《大寶積經》，感覺如由許多短篇小說集合而成，精簡扼要，特色鮮明；讀《百喻經》如讀寓言故事，意義深遠，發人深省。⁷

在這樣巨量的閱讀下，雖然星雲對於閱讀的內容非十分了解，但在積學儲寶的過程中，無形中為其奠下厚實的文學基礎，且感發為文章。1945年時，星雲就讀長江小島上的焦山佛學院時就喜作作文。因國文老師聖璞法師之助，在鎮江的《新江蘇報》上，他發表了文長五千字的〈一封無法投遞的書信〉，「表達一個子女懷念父親的心情」⁸，時其父生死未卜；〈平等下的犧牲者〉，寫的是寺院裡貓抓老鼠，他想為老鼠鳴不平。雖然大家倡導平等，但仍有平等下的犧牲者，如老鼠即是。此文亦發表於鎮江的報上。1946年，星雲「無意中用物語的口氣寫過一篇〈鈔票的話〉刊登在鎮江《新江蘇報》的副刊上」⁹，即以文學的方式去代鈔票自語。此篇疑為〈鈔票旅行記〉之文者，內容是星雲想像鈔票在富人窮人手上時，所看到的各種人的嘴

⁶ 《百年佛緣 5·文教篇(1)》,〈我與文學的關係〉,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440>; 《百年佛緣 6·文教篇(2)》,〈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們〉,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449>。

⁷ 《百年佛緣 6·文教篇(2)》,〈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們〉,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449>。

⁸ 《百年佛緣 5·文教篇(1)》,〈我與文學的關係〉,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440>。

⁹ 《無聲息的歌唱·自序》,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793>。



臉和體會的各種心情。¹⁰總之，在焦山時，因環境宜人，故他靈感不斷湧現，創作了小說、新詩，文章幾乎天天見報。稿件得以刊登，委實增加他不少信心。

特別的是，十八歲的星雲還每個月發行一本刊物，名為《我的園地》。刊物內容全是自己手寫，包括卷首語、社論、佛學講座、散文、小說、詩歌、編後記，讀者只有他一個人。不論每個月如何忙碌，《我的園地》都如期出刊。因刊物皆由其親自抄寫、練習，故對於他後來的寫作，應付各種文體，有頗大的助益。

星雲此階段還擔任副刊的撰稿人、主編和刊物創辦人。1946年，他十九歲時為《新江蘇報》的〈新思潮〉副刊撰稿。1947年，任徐州《徐報》〈霞光〉副刊的主編。1948年，他與學長智勇法師共同創辦《怒濤》月刊。

1949年星雲帶領僧侶救護隊來臺後，他的文學與佛學的因緣持續發展、持續增厚。在閱讀方面，其閱讀範圍更擴大、閱讀量劇增，星雲從武俠小說《玉釵盟》，武俠小說家梁羽生等人的著作，延伸到倪匡的科幻小說，史籍如《戰國策》、《史記》，《二十四史》等，彼時出版的《古今文選》的每一篇亦細讀。蔡東藩編輯的四十鉅冊的《中國歷朝通俗演義》，他更花了三個月讀完，可謂毅力驚人！除了中國文學，星雲亦垂青西洋的小說，他就閱讀了《格林童話集》、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法國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小仲馬的《茶花女》，俄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甚至英國莎士比亞的《莎士比亞全集》等。胡適之的《胡適文存》，梁啟超的《佛學十八篇》等，亦予其不少啟發。星雲依靠大量的閱讀而提昇其文學的領會，文章也不斷產生。彼時他在寺院中除早晚課誦外，感到百無聊賴，就投稿到《今日青年》、《今日佛教》。後來，他又創作及發表文章於《覺生》、《覺群》、《人生》、《自由青年》、《菩提樹》等佛教雜誌中。同時，他也主編了刊物，1949年

¹⁰ 《百年佛緣6—文教篇(1)》〈我與文學的關係〉，<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440>



主編《覺群》週報，1951年則主編《人生》月刊。

從他在大陸時期和初到臺灣的經歷初步而觀，可知他在文學與佛學的領會上，乃以閱讀、創作、發表、主編的路子進行著，此頗似文藝青年所走之路，與文青不同的是其創作的內容乃屬佛學範圍，目的為弘法利生。

在長期閱讀與書寫文章下，星雲的寫作能力著實提昇不少。1950年，他到苗栗的法雲寺看守山林。彼時，他針對二十種佛門中的法器和非法器，以托物自語的方式，寫就二十篇文章。1953年開始，星雲已由單篇的著作發表，進至專著的開始撰作和出版。1953年2月，星雲開始撰寫佛教小說《玉琳國師》。1953年5月，他翻譯自日本森下大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出版。1953年7月，法雲寺中的創作結集為《無聲息的歌唱》出版。1954年5月，《玉琳國師》出版。此後，星雲創作不輟，著述豐碩。

（二）文學創作理念

《無聲息的歌唱》中的二十篇作品用法器的口氣自道，此種「物語」的創作方式，不是做八股文章，而是「文藝的創作」。關於此，星雲詳加申論說：

文藝的意義是反映現實，對善的加以歌頌、播揚；對惡的施以指摘、咒詛。在我寫「物語」的初願，只想把什麼是佛教，什麼不是佛教分辨清楚。因為正與邪、好與壞、是與非，現在的佛教界再也不能不把它算清楚了。一個對文學有愛好的人，先天注定他是一個必然的獨立人物，他必須用他獨立的頭腦來思考，他必需用他獨立的眼睛來觀察，他必須用他獨立的心靈來感應！不然的話，他不是鸚鵡，就是一架留聲機！文學不是哪一個人要說的話，而是大家要說的話。我們即使說：站在宗教的立場，擺出道學的態度，還是說



些和善的話好；但佛教中，除了那些麻木不仁的教徒以外，凡是一個關心佛教，對佛教具有抱負和熱忱的人，哪一個沒有這種心理？文藝的價值就是敢於刻劃大眾想要說的話，而不是阻礙佛教的新生。¹¹

此處，星雲主張文藝要反映現實，揚善斥惡，就「物語」的創作言，乃要為大眾分辨清楚什麼是正邪、好壞、是非，何者是佛教或不是佛教。文藝就是要反映個人和眾人心中的話，這就有繫於擁有獨立思考、獨立觀察、獨立感應之頭腦、眼睛和心靈之人。唯有具備此獨立之三要素，方能成就獨立之靈魂，方能不人云亦云，也方能有自由自在之創作。而獨立的文藝創作，最終乃為了達到佛教新生的願望。

復次，時代改變，白話文早已取代言言文成為最通行的書寫方式，故為讓更多人能接近佛法，傳統文言文的佛經也應順應時代改變其表述方式。如此，佛經易讀，接受佛法的人將更多。星雲在寫作上就主張文章應白話易懂，此實受胡適(1891-1962)的影響所致。胡適的「寫文章就是表情達意，表情表得好，達意達得好，就是好文章；寫文章如說話，話怎麼說，文章就怎麼寫。」¹²言下之意為「我手寫我口」，即將想說的話直接寫出來，能表情達意即可。這是胡適給予星雲寫作上最大的啟發，它影響到星雲日後寫作時講求「寫文章如說話」一般，不求雕琢，蓋因他寫作乃為了弘法利生，故心怎麼想就怎麼寫出，只要能達到弘法的目的即可，至於文字是否華美本非要務。

在這一路文學與佛法雙軌並行弘法的途徑中，星雲後來體認到文學就有如佛學的外衣，佛學則如文學的核心，二者須內外相互配合，方可收相得相得益彰之效，就此他說：

¹¹ 《無聲息的歌唱·自序》，<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3>。

¹² 《百年佛緣6—文教篇（1）》，〈我與文學的關係〉，<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440>。



我對於弘法與寫作的理念，一向主張要有文學的外衣、哲學的內涵，因為文學要美，哲學尤其要有理，內外相應，無論是長文是短文，必然是好文章。胡適之先生說，《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而《華嚴經》、《大寶積經》，都是長篇或短篇的小說，而我覺得，佛學就是文學和哲學的總合。希望今後佛教的哲學理論，能用美麗的文學給它裝飾，才能成為有血有肉的讀物。

13

佛教宣說世間的真理，其理論如三法印、四聖諦、五陰、十二因緣等，初學者或感其深奧難明，因而易生起退轉之心，此對於佛教和初學者而言自是一大損失。今星雲以文學去裝飾佛學，讓佛法披上美麗的外衣，先藉此吸引住初學者的目光，令其初嚐美好之後，而後在文學的引領下，一步步去親近佛法之真善美，此法無疑可讓世人由淺至深，循序漸進，進而左右逢源、觸類旁通！簡言之，星雲通過文學的途徑所建構的文字般若，很大程度上有助於人去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

（三）著述背景和對法器的敘述

就創作方式言，《無聲息的歌唱》中二十篇的創作是以「物語」的方式進行，在日文中「物語」本來表示故事或傳奇、小說之義，如日本女作家紫式部撰著的《源氏物語》即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小說，而二十篇的「物語」並不取此義，實取代物自語其情其狀之義。此代物自語的方式在星雲的兩篇前作可尋覓到相關的痕跡。1945年的〈平等下的犧牲者〉，星雲代老鼠鳴不平；1946年的〈鈔票旅行記〉，星雲代鈔票自語，二文皆代物自語。星雲之所以用「物語」的方式寫作，或許是受到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以及陳衡哲的〈小雨點〉的啟發。

¹³ 《百年佛緣6—文教篇(1)》，〈我與文學的關係〉，<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440>。



就創作源起論，1950年，初到台灣時二十三歲的星雲為了生活只好替苗栗法雲寺的圓明法師看守山林，注意偷伐樹木的人，以換得一宿三餐，為時三個多月。因懼於寶貴青春和生命時光的流逝，他就山中只容一人的草棚內，匍伏在亂草堆旁，在簡陋的環境下創作了物語，描述他在佛門中日常所見的法器和非法器。就法器言，「法器是龍天耳目，大眾共遵的訊號，叢林中一切行事皆依法器為準，例如晨鐘暮鼓以及各種報鐘、板聲等。寺院中用於莊嚴佛壇及祈禱、修法、供養、法會等各類佛事，或佛子所攜行的念珠、錫杖等修道資具，都是法器法物。」¹⁴故法器是佛門一切行事的標準，亦有莊嚴佛事之用。法器依功能來分有兩類，「第一種是引導唱誦節奏，讓大眾跟隨法器整齊唱誦，如引磬、木魚。第二種是報時的法器。叢林裡人眾很多，要讓大家知道什麼時間到了、要做什麼，或臨時集會等，就使用鐘、鼓、磬、雲板、魚梆等法器為訊號。」¹⁵在寺院道場中常用的法器有鐘、鼓、鈴、木魚、念珠等。

青年星雲創作的第一篇物語為〈大鐘〉，其餘十九篇依序分別述及：木魚、大磬、籤筒、香爐、蒲團、燭台、牌位、戒牒、文疏、紙箔、緣簿、佛珠、海青、袈裟、香板、僧鞋、鉢盂、經櫛和寶塔。此二十篇中，籤筒和紙箔此二者不屬於佛門中的法器，籤筒是卜官制度廢除後混進佛門，紙箔是民間習俗的產物，其餘十八種則皆屬佛門的法器。這些作品在沒有任何一本參考書，只是任意馳騁自己的記憶力和想像力，並在刊物篇幅限於一頁之限制下，歷時兩年完成。篇中某些內容，不是完全虛構，某些事和某些話也是有所本，只不過做事和說話的主角被隱沒起來。故此書可謂有虛有實，虛實相生。

¹⁴ 詳參佛光教科書第七冊《佛教常識》第七課〈法器法物〉，<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8856>。

¹⁵ 詳參《僧事百講2》第九講〈各種法器〉，<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2319>。



就各篇對法器的敘述言，其介紹了法器的形狀、來歷、材料、功用、類別等。就法器的形狀言，如〈經櫥〉述及經櫥是「用幾塊木板把我釘得像放圖書的櫥子似的，再用一些紅漆替我塗漆一番，放在高大的藏經樓上」¹⁶。在法器的來歷上，〈袈裟〉言及袈裟是在漢朝自天竺傳入，即「從一千九百多年前的漢朝，由天竺國跟隨很多傳法的師父跑到中國來，……由於我本是印度的服裝，印度的僧侶乞化、修持，都是穿著我。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中國人若要披剃為僧，也就非穿我不可了。」¹⁷從法器的材料分析，〈燭台〉提及製作燭台的材料有多種，「是由金、銀、銅、鐵、錫等不同的五金鑄造起來的，但也有木頭做的，甚至於一條細小的木棍上釘上很多鐵釘，也可以當作燭台。」¹⁸自法器的功用論，〈佛珠〉說明佛珠「本來是給修道者念佛時記數用的，每天規定的功課，一萬兩萬聲的佛號有了我，他的心靈上有了寄託，決定不會胡思亂想。他一顆接一顆的數著我，虔誠地心口相應的在誦念著佛號，待他念完了他所欲念的數目時，他好像做完了一件重大的工作，看看我，發出了一種會心的微笑！」¹⁹從法器的類別觀，〈僧鞋〉說及僧鞋種類很多，有羅漢鞋、爬山虎、黃僧鞋等，「羅漢鞋亦名草鞋……，爬山虎、黃僧鞋，……前面是由破開來的三條梁子鎖成的。」²⁰

此外，少數篇章引用佛門人物和故事來解說法器，如〈海青〉介紹海青的大袖子時引寶誌和尚的傳說。相傳梁武帝的妃子郗氏不信佛法，總想陷害僧尼，故以肉饅頭應供。寶誌和尚就叫大家做大袖子，放幾個素饅頭，吃時就和肉饅頭交換，如此既不破戒且不違郗氏之意。

¹⁶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13>。

¹⁷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09>。

¹⁸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01>。

¹⁹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07>。

²⁰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11>。



至於著作為何命名《無聲息的歌唱》則耐人尋味，蓋「無聲息」和「歌唱」是一矛盾的組合。但凡歌唱必有聲息，為何會有無聲息的歌唱呢？青年星雲未就此加以解釋，個人以為他所敘述的是各種法器和非法器，本無生命，自然是沒有聲息的存在。而法器和非法器，因為青年星雲的描述，闡發了它們的內容，這是代替它們發聲，唱出它們的心聲，讓世人了解其內蘊，故是一種特別的歌唱。²¹

（四）文學敘述手法舉隅

星雲在《無聲息的歌唱》中不是單純的去介紹某法器的形狀、功能等而已，其敘述策略乃是以擬人法進行，賦與無生命的器物有如人的生命、思想、情感等。此種修辭法的使用，即讓法器自己表達自己，令人對該法器較易產生移情作用，甚至是與描述的對象相互共鳴。²²換言之，人閱之即易與該物情感相接，易被引入文章中。其擬人法是以第一人稱的我帶出法器，除了〈佛珠〉和〈僧鞋〉外，其餘十八篇的首段皆以第一人稱的我展開，如：

我的名字叫做「鐘」，從古至今我一直高懸在清淨佛寺的大殿角落裡。²³

你若是懂得印度梵文的話，你就知道我在印度的原名了；我的梵名叫做「鉢多羅」，中國話的意義叫做「應量器」，「鉢」是簡略的名稱罷了。²⁴

假若你是一位稍微關心佛教寺院的人，你就知道今日佛教寺院中，所最風行的就是興建寶塔，寶塔就是我的名字。²⁵

²¹ 李仲謹對「無聲息的歌唱」的意涵有深入的闡述，詳參李仲謹：《星雲大師《無聲息的歌唱》研究》，頁36—39。

²² 黃麗貞：《實用修辭學》，頁123—124。

²³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795>。

²⁴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812>。

²⁵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814>。



以上無論是〈大鐘〉，〈鉢盂〉或〈寶塔〉，三者開宗名義，開篇即道出自己鐘、鉢、寶塔的身份，接著各篇才分別進行鋪敘和營造。

既為擬人，法器亦能如人說話，在各篇中，有不少法器的獨白設計，表達出它們的心願、觀點、思想、情感等，例如：

聽吧！我的聲音響了！我要用怒吼的聲音來歌唱：

我是一口大鐘，永遠高掛在佛寺裡，

要用宏亮的聲音，去喚醒沉迷中的眾生。

讓大家為著自己，為著別人，

豎起了佛教興盛的旗幟，在自由空中飄揚！²⁶

這真是一個法弱魔強的時代，我在那高大莊嚴的佛寺中，很少有人到我爐中來燒香，而那些神道廟，香客倒是頂多；我不是要人來恭維我，而是我要想令人正邪分清，免得眾生們在愚痴的路上徬徨。邪法不滅，正法何能興隆？願佛教諸公多多注意及此！²⁷

上面我囉囉嗦嗦的說了這些，我心中的真心話尚未道出，因我並不期望在我身上寫些活人和死人的名字，我希望我上面今日能寫著「佛教真精神復活之靈位」。若能如此，我不覺要破顏微笑了。²⁸

做為《無聲息的歌唱》中開首的〈大鐘〉，大鐘於篇末大聲疾呼，欲以怒吼、宏亮的聲音喚醒迷惑的眾生，發出了佛教革新的呼籲。〈香爐〉憂心在正法弱魔法強的時代，許多人為魔法迷惑，故它希望人人能關注佛法(正法)、消滅魔法(邪法)，分清

²⁶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5>。

²⁷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9>。

²⁸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02>。



二者之不同。〈牌位〉在篇末道出其真心話，即希望牌位寫上的是「佛教真精神復活之靈位」，亦寄托了佛教革新的盼望。

不僅是獨白，《無聲息的歌唱》中亦設計了不同人的對話，以對白顯示法器所處的境地，如：

難怪佛門不幸，哪知有這些魔子魔孫破壞佛教，清淨法器任意給外人用來騙取金錢，迎合低級民眾趣味，致使佛門遭人誤會，佛教中怎麼就沒人干涉呢？

29

久慕將軍樂善好施，故有今日福祿地位，受人仰慕，實在佩服之至。假若能夠再施助佛門，功德更是無量。這裡有建造寺院緣簿一份，敬希慷慨解囊。³⁰

打香板，第一可以消除業障；第二可以開啟智慧；第三可以令你開悟。³¹

首則〈木魚〉的引文藉兩位和尚的對白道出木魚的被濫用。次則〈緣簿〉則以居士和將軍的對話，帶出緣簿處境困窘，好不容易才盼到有人解囊捐助建寺。最後的〈香板〉，通過禪堂中的高級僧官如堂主、首座等的交談，告知打香板的好處，實反映佛教徒的淪落以及香板的不幸境遇。

簡言之，獨白和對白的交互使用，使得行文不是平鋪直敘，而是讓行文起了變化，文章也能靈活推進，且此能多方的突顯所描述的法器。此亦見青年星雲在行文布局上的用心，也讓文章產生出特別的效果。

²⁹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796>。

³⁰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806>。

³¹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810>。



三、佛教革新

青年星雲對於當時的佛教有破也有立。其破的是斥責僧尼大眾不敬法器，多方濫用；批評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齋教、佛教和民俗混雜的亂象。其所立的是提出佛教的革新，倡議興辦佛教的教育機構、文化事業和慈善團體，這就提供了遠景和予人希望。

（一）斥責僧尼大眾濫用佛門法器

在《無聲息的歌唱》中，通書不只是介紹法器而已，它還多篇揭露佛門的亂象，斥責僧尼大眾對於法器的濫用。星雲在〈木魚〉說：「難怪佛門不幸，哪知有這些魔子魔孫破壞佛教，清淨法器任意給外人用來騙取金錢，迎合低級民眾趣味，致使佛門遭人誤會，佛教中怎麼就沒人干涉呢？」³²此段文字可視為全書斥責眾人濫用法器的總綱，其斥責人以法器為謀利的工具，忘了佛法。就各篇舉例而觀，可分為出家人之濫用法器、民眾之濫用法器，以及出家人和民眾之濫用法器三大類，而以後一類為最大宗。

就出家人之濫用法器此類言，〈戒牒〉述及佛教濫傳戒法、濫發戒牒，造成出家人領了戒牒然竟不知戒的意義。〈緣簿〉反映緣簿成為佛法和錢財交易的醜惡工具。有些法師在講完經後，即請出緣簿，要人捐獻，而若人經濟不寬裕，則因此不能再來聽經，如此佛緣可惜就此中斷。〈海青〉道出了禮佛的衣服的敗象，海青有黑色和黃色之分，然有些和尚或齋公們做經懺時，穿的海青有藍、紅等色，此有如唱戲的主角，有失莊重。而某些比丘尼和齋姑們則腳著木屐，穿上綳綳的海青，白黑相配，有如蝴蝶，亦失莊重。〈寶塔〉揭示彼時佛教寺院忙著到處興建佛塔，其目的

³²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6>。



是為了維持寺院經濟，故以數十萬元、百萬元建塔，以此向人收錢，以收放死人的靈骨，這和原先建塔以收放高僧舍利的用意大相迥異。

在民眾之濫用法器這一類中，〈燭台〉中，紀錄了不如法的人竟用動物的肉油做起火燭以供佛，此實違反了五戒中的不殺生，不只沒有功德，還惡業深重！〈香爐〉提到民眾燒香以向神鬼求財求利、求子求情郎等，反忽略了燒香原為減少煩惱之意。〈蒲團〉敘述某些剛開始學佛或貢高我慢之人，進入佛寺大殿禮佛時，就只跪在原本只限於方丈或大法師才能使用的中央的蒲團上。

在出家人和民眾之濫用法器這類中，這是最多僧眾牽涉其中的。在〈木魚〉中，道出三種濫用木魚的情況：住持為建僧舍，伴著木魚去化緣，天天大力敲打，有如向人乞討。後來，乞丐帶走它，偽裝成和尚，終日胡亂敲打它，向人乞討。木魚又被出賣給戲班子，演戲時使用。從〈大磬〉可知，大磬本應由維那師來擊鳴，現在任何人卻都可敲打它，無論是張三李四、出家僧尼、在家男女，或者是會的或不會的人，都能隨意敲打。〈佛珠〉揭露了佛門虛偽的現象。一些修行人視佛珠為招牌，以為頸項或手中有佛珠，才能彰顯他是出家人。或有者平常不戴佛珠，等到有人來訪時才趕緊拿著佛珠，口中唸唸有詞一番。某些知客師或趕經懺的師父，則擁有漂亮的佛珠，將其當成了裝飾品。再者，佛珠竟也成了奢侈品，此因有些摩登小姐將佛珠配戴於頸項上，故價格陡升。

佛門的法器是崇高和清淨的，其使用本有特定的場所和用途。今法器濫用，不僅未能發揮警省修行人、莊嚴道場等功能，反倒引人非議。出家人和一般民眾皆用法器來謀利，這種種不如法的現象，實反映了當時佛教和民眾的無知和自甘墮落！而最令人悲嘆的是大家習以為常，得過且過，只有少數人如星雲注意到這些現象，並試圖去改革之。



(二) 批評佛教與道教、齋教及民俗之混雜

佛教和道教的信仰本涇渭分明，二者大相徑庭，但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臺灣卻屢見佛道不分，佛道、佛齋、佛俗混雜的亂象。

就佛道之混雜言，星雲在〈大磬〉敘及住持們帶著大磬出去做經懺，即超度亡魂時，參雜念著「至心信禮北斗大天尊」的經文，供著「聖德巨光天后王母」的牌位，結合一些外道經文做佛事。〈袈裟〉中記敘了燙了髮的齋姑，披上袈裟度死人，「販賣如來家業」；留西裝頭髮，穿小領衣的齋公，也搭上大紅祖衣，戴毗盧帽子，以金剛上師樣子出現。做經懺的師父，在人死出殯時，披著水紅衣，跟隨在棺材後面。〈文疏〉言在春祭或秋祭法會時，某些寺院在文疏上寫上善男信女的名字，依出錢的多寡而分「正爐主」、「副爐主」、「正主壇」、「副主壇」之名。以上風氣習來以久，有待加以廓清。

復次，台灣的齋教盛行，分龍華、金幢、先天三派，大約自清朝時由大陸漸次傳入，因三派皆持齋故名齋教。三派在家修行，可謂佛教的支派，其中先天派禁止婚娶，龍華和金幢則婚娶自由。先天派必須完全素食，其餘二派的素食則在特定時日進行。三派齋堂多，信徒亦多，其所奉經典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香爐〉十條大願之九願，「先天龍華，外道魔子」³³，星雲視先天和龍華二派為障礙佛教的邪魔歪道。〈經櫥〉中敘述了經櫥原應收藏三藏寶典，但外道齋教的龍華齋教、先天道卻將外道經典中偽造而不可信的「五部六冊」，硬塞進經櫥中，弄污了三寶中之經書法寶。不察者讀之，將偏離佛理，深受其害。因此為要護持法寶，應令法寶和這些外道的「五部六冊」區分開來。

從佛教與民間習俗之混雜論，〈紙箔〉記在燒紙箔時，有人會找出家人唸經，某

³³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9>。



些出家人就投人之所好，需要「囑腳伏」參與其中，而「囑腳伏」乃囑咐管理紙箔之大員。師父囑咐「囑腳伏」道：「腳伏！腳伏！慢走一步，聽我僧人叮嚀囑咐，拿好扁擔，綑緊衣褲，路上要多行少息，若有警察憲兵盤問於你，你出示箱上三寶封條，不許亂開……」³⁴再者，許多人為崇敬諸佛菩薩，就燒了很多紙箔給他們。殊不知佛教不主張燒紙箔，今出家人參與其事，徒隨民間習俗，一般民眾也隨俗而行，令人感嘆！此猶待端本正信。

此外，〈海青〉敘及有些和尚平時西裝革履，只有在主持誦經禮懺時，才換上僧服。或是有些和尚穿上木屐，不著僧鞋，「的達的達」的在佛殿上繞佛。這些人不注重自己的穿著，不顯莊重，亦為佛門之亂象。

從以上種種亂象而觀，這既是修行人和百姓對於佛教沒有真切的認知，也反映了當時臺灣佛教的墮落！

（三）發出佛教革新的呼籲

民國初年，太虛(1890~1947)呼籲佛教革新。1913年，太虛在其戒師八指頭陀寄禪和尚的追悼會上提出「教理、教制、教產」的改革主張。1917年，太虛在日本考察了佛教的發展後，就立志要改革中國的佛教。1945年，奉蔣介石(1887~1975)之令，他成立了「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1946年，太虛在焦山佛學院辦理「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星雲也參與，對佛教革新有了認識。而太虛的「我們要為了佛教！我們要為了佛教！」一次的偶遇，太虛對星雲說的：「好，好，好。」二者皆對他以後推動人間佛教影響深遠。³⁵太虛的佛教革新主張雖在他在世時遇到阻礙，但其精神影響了星雲，故在《無聲息的歌唱》中有點滴的反映。在〈香爐〉中，星

³⁴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05>。

³⁵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第五章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133>。



雲如此描述一位佛教青年的十大願：

- 一願：十方世界，所有國土，一切眾生，悉離苦海。
- 二願：娑婆世界，南瞻部洲，高僧久住，正法永昌。
- 三願：國家社會，各省各縣，文武長官，擁護佛法。
- 四願：三寶門中，七眾弟子，同心協力，為法為人。
- 五願：生生父母，歷代冤親，仗佛光明，頓超極樂。
- 六願：冬烘長老，頑固僧闍，認清時代，多作佛事。
- 七願：偽裝居士，假扮信女，早日懺悔，免墮地獄。
- 八願：有志青年，弘法僧眾，莫爭人我，革新佛教。
- 九願：先天龍華，外道魔子，改邪歸正，棄暗投明。
- 十願：西裝僧侶，帶髮尼眾，永作僧寶，免做獅蟲。³⁶

此十大願其實也是星雲自道胸懷，前五願寄托了佛教理想性的發展，後五願之第八願與太虛的佛教革新主張相映，餘四願則勸告那些不如法的僧眾等人。不如法之人造成佛門亂象迭生，故星雲希望化身成香版打他們，令其警醒，他說：

……而應該用我來打那些不顧佛教，而貪圖私人享受的長老；應該打那些有錢去放高利貸，而不辦佛教教育、文化、慈善事業的住持；應該打那些出家不受戒、不學法，而只做經懺，隨俗沉浮的半邊僧；應該打那些操縱佛教會，把持寺廟，掛空招牌，負空名義的諸山長老和居士；應該打那些住在寺廟裡不學道、不修行，天天吵吵鬧鬧，說是說非的老太婆。³⁷

〈香版〉提及了五種彼時常見之不守佛門清規之人：貪圖一己享受的長老、放高利

³⁶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9>。

³⁷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10>。



貸的住持、只做經懺的半邊僧、把持寺廟的諸山長老和居士，前四種為修行人，最後一種為只住廟裡而不修行之人。他們的作為誠令人瞠目結舌，雖都披著佛教的外衣卻徇私舞弊，此既擾亂了佛教，也減殺了佛教的莊嚴，誠為「寄佛偷生」、「販賣如來」之佛教罪人也。

然肉體的懲罰只是一廂情願，也不能正本清源，故為救止這些佛門亂象，星雲就倡議興辦佛教的教育機構、文化事業、慈善團體之法。在〈緣簿〉中，他首提教育、文化、慈善事業的重要，文中三陳此義，其云：

建築寺院固然可以住持佛法，但空有寺院林立，不做其他教育、文化、慈善事業，好比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要他有什麼用呢？

我不願再為興建寺廟卻不想弘法利生的化緣而努力，也不想為自了漢性格的教徒生活而奔忙，我要為辦醫院、學校、講堂、佛學院、佛教雜誌來服務；因為這些是眼前佛教以及未來佛教生存的多麼殷切的課題啊！

把錢用在建設不能度眾的寺院、佛殿，不如拿來建醫院、學校、創辦佛教文化事業；把供養不為佛教作想的僧徒們生活的錢，用來造就弘法的人才。啊！那是多麼美麗的遠景。³⁸

由此可知，星雲再三反對建築寺院，認為寺院林立但不能度眾，畢竟是不究竟的做法。故其主張興辦佛教的教育機構，即設立講堂、佛學院、學校以培養弘法的人才；創辦文化事業即創辦佛教雜誌、出版佛教書籍；推動慈善事業如建醫院。此三者星雲視為佛教當前和未來發展時的生存關鍵，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除了慈善，星雲興辦佛教的教育機構、創辦文化事業的主張，應是來自於太虛

³⁸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7806>。



的啟發。太虛在 1922 年創立武昌佛學院，1928 年在南京創立中國佛學會，培養出許多弘法人材。1918 年，太虛在上海創辦「覺社」，出版《覺社叢刊》季刊，1920 年此刊更名為《海潮音》月刊，此刊直到今天仍出版不輟。這些對傳統佛教的改革，乃「新僧」³⁹的作為，星雲也加入了這行列，也成了「新僧」。在《無聲息的歌唱》的最後一篇——〈寶塔〉，星雲又再次疾呼彼時佛教應關注的重點，並提出「最後叮嚀」：

佛教裡的教育機構、文化事業、慈善團體，都在大聲疾呼的希望同道們來協助，而一些人不願意注意及此，眼睜睜的望著這些佛教的慧命無法產生，或產生了的而宣告夭折。但他們一聽到修廟建塔，馬上就踴躍輸將。人類都是自私的啊！他們只為個人的功德打算，而不為佛教大眾著想。愚痴呀！他們不知道功德應向眾多的活人身上去求。

……，我只得來一個最後叮嚀：佛教裡建築得偉大的寶塔有的是，今日實在不必再煩心來修建。大家要知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但辦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讓佛教中興起來，勝造一千級浮屠。諸位諒來懂得這才是佛教和時代的要求。⁴⁰

修廟建塔是為死人著想，所得功德只有個人，而佛教的教育機構、文化事業、慈善團體之興辦，乃為眾多的活人立功德，已遠超修廟建塔之效。佛教慧命之相續，畢竟須依靠人們的推動而非建塔。佛教的教育、文化的推動比建塔更重要，因二者讓僧材得以培養，信眾得以學習佛法。一旦僧材養成，加入弘法行列後，將令佛音流布世間。信眾領略了佛法，亦將讓佛教得到長遠且良好的發展。佛教的慈善團體，

³⁹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795>。

⁴⁰ 《無聲息的歌唱》，<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7814>。



則救急助難，讓人感受到佛法的護佑眾生。三者是讓佛教中興起來的終極之道，所影響之人成千上萬，故是「勝造一千級浮屠」的。

《無聲息的歌唱》強調佛教的發展應重視教育、文化、慈善，星雲在未來亦著力推動此三者，由此三者形塑了人間佛教的大藍圖。就此而言，《無聲息的歌唱》點滴提及的三者，其實就是人間佛教的遠懷。此三者中，星雲比較重視教育和文化方面，慈善則居次，這從後來佛光山著重推展前二者即可證知。⁴¹

在教育上，星雲在大陸時認為要革新佛教就要先從推動體育入手。在南京一年多時，以華藏寺為佛教革新的基地，星雲一眾僧人提倡「僧伽新生活規約」。此外，還設立了華藏學校。1951年，星雲到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彼時，他提倡體育，但學生不敢碰球，在受挫下他離開新竹。1964年星雲就在高雄創辦壽山佛學院。1967年，佛光山在高雄大樹鄉創建，宗旨為「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主要推動僧伽教育和社會教育。在僧伽教育方面，佛光山有中國佛教研究院等，且創辦十六所佛教學院，分布在臺灣和國外，如馬來西亞有東禪學院等。社會教育方面，佛光山創辦了十多所托兒所、幼稚園。佛光山也創辦五十多所中華學校如均頭中小學、均一中小學等，遍布各大洲。大學方面，如1990年申辦的美國西來大學、1996年創辦的南華大學等五所大學。此皆在教育上作育了眾多人才，成果纍纍！

在文化上，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將《大藏經》重新標點、排版等，令其易讀。1988年編成《佛光大辭典》，後上載於網路。1996年，結合臺灣、大陸學者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共132冊出版。1997年，人間衛視設立，廣播法音。2000年創辦了佛教界的報紙《人間福報》。2001年，《普

⁴¹ 詳參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第二章〈弘法利生：弘化的方式不同〉，頁97-121。



門學報》發行。至於星雲編的 28 冊的《佛教叢書》和 12 冊的《佛光教科書》，更有助人去了解佛教的內涵。其餘如眾多美術館、出版社、書局等的設立，皆對社會產生良好的影響。

在慈善方面，佛光山成立了慈悲基金會、雲水醫院、佛光診所等以救濟平日的急難。若有天災發生，佛光人往往立即投身救援，如 1999 年臺灣發生的 921 大地震，2004 年 12 月的南亞大海嘯等，現場除能見到佛光山的捐贈物資外，佛光山的法師也到災區舉行超薦法會等。慈善固然利益眾生，但與教育和文化相比，星雲認為「慈善布施固然有益社會，但『社會教化』和『淨化人心』的公益事業更能跨越時空，廣利十方三世眾生。」⁴²慈善的效果畢竟不如後二者久遠，故佛光山將重心放在文教弘法上是不言而喻的。

四、結語

對於佛教的了解，星雲除了以義理的方式了解外，亦以文學之路徑親近之。他自幼即喜文學，也因緣際會閱讀了大量的文學著作。大量的文學內容逐漸滋養他的心靈、精神和思想，醞釀久了，令其自然走上熱愛寫作、創作不輟之路，此也豐富了他的生命。《無聲息的歌唱》是一部佛教和文學結合的嘗試，此書通過文學創作的方式，以淺近的白話，散文的體裁，擬人化、獨白和對白等的運用，介紹十八種佛門法器和兩種非法器，也寄托了革新佛教的意圖。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臺灣佛教界可謂烏煙瘴氣、百病叢生，除濫用法器外，且與道教、齋教及民俗雜混。而且許多人打著佛家的旗幟，私下拋棄正法，圖利自己，不務正信，若「寄佛偷生」、「販賣如來」諸事等可謂層出不窮，故書中針對這些佛門陋習、敗象和弊端等屢加諷刺外，

⁴² 佛光教科書第八冊《佛教與世學》第二一課〈佛教與公益事業〉，<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4082>。



尚積極提出自己革新佛教的期望。而這些點滴的呼籲，其在日後也在人間佛教的理念下——實現，佛門也得以漸漸正本清源，光大張揚。滴水匯為大海，拳石崇成高山，此書既紀錄了星雲的發心，其中也有他數十年不斷弘法的目標，後續的弘法志業的內容可自此尋繹一二，故意義非凡！

五、參考文獻(依出版先後順序排列)

專書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2. 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增訂本)，臺北：國家出版社，2007年1月增訂初版。
3.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臺北：天下遠見，2005年8月第一版。
4.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10月增訂三版。

電子書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list>，

第二類【人間佛教論叢】《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第三類【教科書】

佛教叢書 24《藝文》(1)、佛教叢書 25《藝文》(2)、佛教叢書 26《藝文》(3)。

佛光教科書第七冊《佛教常識》、第八冊《佛教與世學》、第十二冊《佛教作品選錄》《僧事百講 2》。

第五類【文叢】《無聲息的歌唱》。



第六類【傳記】

《百年佛緣 5·文教篇(1)》、《百年佛緣 6·文教篇(2)》、《貧僧有話要說 1》、《貧僧有話要說 2》。

第八類【日記】《星雲日記 1》。

期刊論文

1. 曾金承：〈從《合掌人生》論「星雲體」的建構〉，《文學新鑰》2018年6月第27期，頁213-244。

論文集論文

1. 吳光正：〈《無聲息的歌唱》：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革新〉，頁322-341，收錄於《201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8月初版。
2. 林子青：〈臺灣佛教漫談〉，頁1-9，收錄於張曼濤 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月初版。
3. 庭 嘉：〈附錄：臺灣的齋教由來〉，頁363-372，收錄於張曼濤 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月初版。
4. 釋聖嚴：〈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頁151-176，原作於1967年7月，後收錄於張曼濤 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臺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月初版。

學位論文

1. 黃素娟：《星雲大師《無聲息的歌唱》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12月。



2. 李仲謹：《批判與繼承：星雲法師《無聲息的歌唱》之創作義蘊及人間佛教理念》，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6 月。

